

通志堂經解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八

納蘭

成德

明堂位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集說疏曰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曰千里之外曰采

竊案新安王氏曰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男服采服衛服外乃有蠻服夷服鎮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者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士於周皆不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蠻夷戎狄之國在宮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



外鄭說曰九采九州之牧何所據而爲此說也大抵此記之言多所可疑與諸經不合集說未一一細辨也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集說無解

竊案明堂之說諸儒紛紛不一惟大戴記以爲天子之路寢又以爲文王之廟者近是蓋寢廟之制皆前堂後室前堂向明故曰明堂天子有三朝而燕朝在路寢之明堂每日退朝聽政之所不於此見諸侯秋冬諸侯來朝天子在太廟之明堂負依而立若此篇所記諸侯朝位蓋周公營洛邑時制爲此禮大朝享則於洛邑文王廟之明堂受之也

記者不察以明諸侯之尊卑解其義謬矣嚴陵方氏又從而推廣之謂明有三義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其說尤謬乃大全復取之何耶

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集說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又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而此云七百里者蓋以百里之田爲魯本國如後世食實封也并附庸爲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周禮封疆方五百里之制當時設法未行不可以據○問孟子說齊魯

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者何耶朱子曰此等處皆難考

竊案此記所云七百里集說雖謂并附庸言之恐未可據信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出車萬乘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豈止革車千乘耶觀魯頌云公車千乘則孟子儉於百里之言誠可信矣吳臨川亦云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其後定制諸侯之地方四百里乃是周公制作禮樂時事蓋除王所食之外有方百里之國有方百里之鄙并附庸二十六國爲方四百里此記所云地方七百

里者夸大之詞非其實也況周公受封在武王克商之後魯公就國亦在武王初喪之時今此乃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然後封之於曲阜而有方七百里之地妄矣方百里則有輕重車凡千乘

薦用玉豆雕簋集說簋籩也雕飾其柄故曰雕簋

竊案鄭注簋籩屬孔疏簋形似筥亦薦時所用簋用竹不可刻飾故雕鏤其柄據此則簋是籩之類非即籩也集說似誤然孔疏謂竹不可刻飾而雕鏤其柄者亦非也今之竹刻甚多豈古人獨拙於今人焉知非雕鏤其身而必指言柄乎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
裼而舞大夏集說象象武詩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
詩故曰下管象也

竊案清廟周頌祭文王之詩象是文王之舞維清
亦祭文王之詩即象舞之樂歌也武則大武之樂
歌武言勝殷遏劉維清不言征伐則象決非武舞
矣注疏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爲象維清象舞爲
文王下管象爲武王其意蓋謂清廟其管象若皆
爲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殊不知古樂歌者在上
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
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

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
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集說
於文王世子篇既取嚴氏說以正注疏之訛於此
記仍以象武爲解不幾自相矛盾歟內則成童舞
象亦謂文王之舞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
也集說魯在東方或有朝於方岳之歲則廢春祠故
此略之秋省秋歛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必視年
之上下以爲蜡之豐畱舊讀省爲獮者非

竊案鄭注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
闕之孔疏魯在東方朝常以春當朝之年以朝闕

祭巡守在二月不於正月祭者諸侯預前待乎竟故也嚴陵方氏亦曰不言春祠與王制言烝則不禘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禘為春祭耳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故也集說蓋本其意以愚考之周家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王乃時巡王非歲歲東巡守至於岱宗魯侯亦非歲歲朝於鎬洛也安得春祠常闕著為定典乎且王制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烝嘗三祭謂魯惟行此三祭故云爾古制未必盡然夫四時之祭不可闕不言春祠有脫文爾先儒謂王春東巡則魯闕

春祭當朝之年用春則亦闕祭非也又案春社以祈年秋社以報賽春省以補耕秋省以助斂此記於社言春不言秋春足以該秋也於省言秋不言春秋足以該春也集說太略

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集說天子五門路應雉庫臯由內而外路門亦曰畢門今魯庫門之制如天子臯門雉門之制如天子應門也

竊案天子有五門本於鄭注實無所稽據清江劉氏謂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與諸侯皆三門但門同而名不同耳天子有臯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臯應畢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門

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集說周禮交龍爲旂綏讀爲綏以旄牛尾注於杠首而垂之者也鄭云當言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旂謂虞質於夏惟綏而已至夏世乃有旂之制也

竊案鄭以虞旂夏綏爲誤遂兩易之而讀綏爲綏如冠黻之黻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恐非也下文有虞氏之綏乃喪葬之飾鄭豈因此而改歟應氏曰子華子謂舜建大常舜惟建旂常耳至夏復綏之以羽旄綏者旒之係於繩而華者也陳氏曰旂之制始於舜此有虞氏之旂也至於夏則

致飾矣故曰綏方氏曰旂即所謂交龍爲旂也殷之大帛即雜帛之物周之大赤即通帛之旂唯麾不在九旂之數故以綏名之此雖皆臆說然較改字者爲優故並存之以俟考

夏后氏以龍勺殷以䟽勺周以蒲勺集說龍勺刻畫爲龍頭䟽勺刻畫䟽通也蒲勺者合蒲爲鳧頭之形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未微開也三者皆謂勺之柄頭耳

竊案龍勺爲龍頭無疑矣以蒲勺爲鳧頭恐未必然陸氏又以䟽勺爲雉頭不知何據豈雉曰䟽趾故爲此說歟更詳之

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集說拊搏舊說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指擊
謂祝敵皆所以節樂者方氏以爲或拊或搏或指或
擊皆言作樂之事又案書傳云戛擊考擊也搏至拊
循也皆與此文理有礙當從鄭注

竊案拊搏玉磬指擊琴瑟與書言戛擊鳴球搏拊
琴瑟同義拊取聲淺搏取聲深指取聲淺擊取聲
深注疏以爲樂器者泥於記文而云然其實非也
集說不從方氏而從鄭氏何耶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集說孟子言
夏曰校殷曰序

竊案集說引孟子以見異而不解其所以予取方
氏說足之孟子以殷爲序周爲庠而此以夏后爲
序虞爲庠者蓋以其養人於此則皆可謂之庠以
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也

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集說封父國名

竊案左傳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於周爲睦分晉
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夏后氏之
璜即此大璜封父之繁弱方氏以爲大弓陸氏以
爲即此封父龜蓋此龜一名繁弱以其善中而名
之也未知是否

周獻豆集說獻讀爲娒獻尊刻畫鳳羽則此豆亦必

刻畫鳳羽故名也

竊案前尊用犧象之犧本謂尊爲牛之形而集說取舊注音莎謂刻畫鳳羽娑娑然也此獻豆集說又從舊注音娑不知獻者若周官所謂再獻之獻再獻對朝踐言之則朝踐爲初獻矣醢人所謂朝踐之豆者初獻也所謂饋食之豆者再獻也此言獻豆則主祭祀之豆爾司尊彝所謂獻尊義亦類此但未審飾此豆尊者果加刻畫否耳胡翰曰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彝云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爲犧又音犧爲摩莎之莎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爲尊一而已以其

尊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羽象尊以象鳳凰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爲牛形象尊爲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宋劉沆言古者犧尊彝尊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沆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或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爲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蓋二尊皆以銅爲之其取又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爲犧形象尊爲象

形則犧當讀爲義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爲器之一也觀於閔宮之詩朱子不取毛氏沙飾之說而今獨取鄭氏摩莎之音豈非過乎況沓之言足以證肅之說爲益可信乎○熊朋來曰古字沙莎同音故莎娑等字諧聲於沙此沙飾之所以音娑也犧之爲娑亦如皮之爲娑儀之爲義犧尊將將之上文亨以駢犧協降福孔多一詩之中具有顯証駢犧尚且音娑則犧尊之犧非緣酒尊而異其音也說文引貫侍中云犧非古字蓋古者犧讀爲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爲獻以其字文之相近故集韻以犧

戲獻三字互見二韻或爲戲本虛宜反切駢犧協虛何而犧尊爲桑何反切疑若小異是則然爾而訶娑字音可以相入如華之爲敷洩之爲泄委蛇亨之侘亨之爲烹單之丹蟬二音皆不可以字義字母爲拘者古人之音在易書詩者盡爲後儒所變獨用禮之獻尊詩之犧尊左傳之犧象猶得三代之舊音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爲牛而鳳羽娑娑之說非也又可知象尊爲象而象骨飾尊之說非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集說方氏曰三代各祭其所勝蓋夏尚黑爲勝赤故祭心殷尚

白為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為勝白故祭肺

竊案諸陽皆會於首虞氏祭首尚用陽氣也集說采方說而獨遺此何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戶先脾中霤先心門先肝事異則禮異矣又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如之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為主爾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以心與肝為主而已虞之祭首想當亦然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集說此篇主於誇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適足以彰其僭而已

竊案記陳伊耆氏之樂女媧氏之笙簧非唯四代據其多者言之爾亦有但舉三代者如車旗言四代馬言三代尊言四代其爵其羹其勺言三代簋俎言四代豆言三代祭言四代其牲其酒言三代鼗言四代學言四代官言四代樂言四代鼓與篪簋舉三代是也然四代服器官魯家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事盡用也至於四代之官魯不過百里諸侯何能兼備案太宰職諸侯惟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馬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成王雖褒崇於魯亦使魯雜存四代官職名號而已非謂魯盡備其數

也吳幼清曰周末無識之儒不知魯國天子禮樂之爲非方且極推其盛以爲夸以其意在於夸也故其言多有非實者而石林葉氏又欲爲之掩護以爲成王伯禽無失禮作明堂位者無失辭其誤亦甚矣○明周洪謨曰周公以冢宰攝政而已漢儒不達洛誥朕復子明辟及魯頌闕宮之義而妄爲此篇意謂周公有大功又常踐天子之位故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殊不知魯之郊禘後世子孫僭之耳夫子存之魯頌筆之春秋所以示戒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八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九

納蘭

成德

喪服小記

喪服小記第十五集說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竊案解喪服傳是矣何以名爲小記臨川吳氏曰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不備此篇內所記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者也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也

男子免而婦人髻集說髻有二斬衰則麻髻齊衰則布髻皆名露紒

竊案此孔氏之說也若據皇氏則髻有三種有麻有布有露紒其形有異同謂之髻也麻髻者斬衰之服以對男子之括髮然齊衰為母自初喪至小斂後括髮以麻與父禮同則女亦麻髻不應遽服布髻也若至尸出堂拜賓後往即堂下之位時則男子不復括髮而着布免此時女亦着布髻非齊衰全用布髻也至成服後為父男則六升布為冠女則箭篠為笄為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榛木為笄以笄對冠不復言布髻而喪服傳云女子在室為父髻衰三年又據奔喪云婦人奔喪東髻鄭云去纚大紒曰髻則知但露笄亦曰髻也又檀弓

孔子誨髻曰爾無從從爾無扈扈蓋榛以為笄但戒其高廣不復言麻布繞紒是知露紒悉名髻也此二髻之說皇氏之言為足據也又案集說括髮以麻謂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於紒而不言免與髻之制據鄭註士喪禮云免者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交於額上卻繞紒是免形與括髮同也又據鄭註喪服曰髻露紒猶男子之括髮是髻形亦與括髮同也但免廣一寸而髻廣四寸耳馬融曰髻屈布為之高四寸若鄭眾以為象麻與髮相半則無謂矣

以五為九集說不言以五為七者蓋由祖以親曾高

二祖由孫而親曾孫玄孫其恩皆已疏略故惟言以五爲九

竊案此不言七竟言九者庾氏云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服之所同義由於此也蓋曾高一等同爲齊衰三月所以喪服註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又曾孫正服總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略同三月此所以不須言七而竟言九也集說不言其故此經何由而明乎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集說四廟謂高曾祖禰四親廟也始祖居

中爲五并高祖之父祖爲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爲王者其禮制亦然

竊案經文云而立四廟集說又謂并高祖之父祖而七何也經傳庶子王多矣豈世子盡有疾乎惟韋玄成謂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廟故立四廟止於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庶子王亦如之者山陰陸氏曰此言王者後世或更衰亂統序旣絕其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旣復七廟則其高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草廬吳氏求其說而不得則以大傳經文諸侯及其大祖六字加於而立四廟之上此

又一說

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集說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是以敬宗也

竊案鄭氏曰宗者祖禰之正體是包禰在內也臨川吳氏曰敬繼祖之宗所以尊其為祖之正體敬繼禰之宗所以尊其為禰之正體上但言尊祖不言禰者舉尊以包卑祖者兼曾高二祖通言三祖也其說備矣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集說此據適士立二廟祭禰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為適士其適子之為適士者固祭祖及禰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

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

竊案此庶子非禰庶乃祖庶同堂兄弟也今止云兄弟二人一適一庶則是禰庶親昆弟矣若禰庶則并不得立禰廟下經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孔氏云庶子是下士宗子是庶人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物宗子主其禮此雖並為適士禰廟已在禰適之家此庶子又何禰廟之可立乎惟其為祖庶故得立此禰廟鄭氏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孔氏曰正體謂祖之適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為禰適而於祖猶為庶故禰適謂之為庶也其說審矣

從祖祔食集說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此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也故曰從祖祔食

竊案此祖廟就殤與無後死者言之非就祭者言之也若就祭者言之則祭殤在於禰廟已禰即殤之祖也祭無後在於祖廟已祖亦兄弟之祖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集說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上文言庶子不祭祖是猶得立禰廟以其為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

竊案集說之誤甚矣彼既云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豈以適士之貴而庶子遂得

立禰廟乎蓋以陳氏不明前言庶子不祭祖者就祖庶而言故適士得立二廟不得立祖廟而得立禰廟者雖為祖庶而猶為禰適也此之庶子不祭禰者竟是禰庶故雖下士得立禰廟以廟必在宗子之家而不得祭也就此說觀之亦見其自相矛盾矣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集說大夫適子死服齊衰不杖今世子既不降其妻之父母則其為妻服與大夫服適子之服同也

竊案此於禮文何據儀禮父為長子三年通上下言之豈有大夫適子死而服齊衰不杖者乎儀禮

齊衰不杖章有大夫之適子爲妻此經文上有爲妻二字故下止云與大夫之適子同其實與大夫之適子爲妻同也陳氏竟謂與大夫服適子同謬矣

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集說此句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降者殺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皆降服小功庶孫之中殤以大功而降爲總也從祖昆弟之長以小功而降爲總也如此者皆追服之凡降服重於正服

竊案同爲日月已過而聞喪乃祖父母諸父昆弟則不稅叔父及適孫之下殤以期降爲小功庶孫

之中殤以大功降爲總則稅之何也若云降服重於正服今父在爲祖周父亡則三年顧不重於總小功與意祖父母諸父昆弟則不及識叔父適孫庶孫之殤則及識之各有其義與集說未明言之也然則此節不必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矣山陰陸氏曰嫌小功不稅降服猶是也故言之在此非脫誤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集說大夫爲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爲父三年也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爲其母大功

竊案此非經文之正解也孔氏曰大夫降其庶子

故爲其庶子大功而喪服條例云父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故大夫不服其妾妾子爲母大功也今嫌旣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庶子之子猶三年也鄭氏曰祖不厭孫也其義始備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十九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

納蘭

成德

大傳

大傳集說鄭氏日記祖宗人親之大義

竊案長樂陳氏謂禘者祭之大追王者孝之大名者人治之大道者禮義之大故命曰大傳即鄭氏之意也其說非不可通然臨川吳氏之言更確吳氏云儀禮經十七篇唯喪服一篇之經有傳如易之彖象傳此篇不釋經而泛說則如易之繫辭傳不釋經而統論大凡也人以繫辭傳爲易大傳故此篇亦名大傳云

五曰存愛集說存察也人於其所親愛而辟焉有以察之則所愛者出於公而四者皆無私意之累矣

竊案愛者仁之發所謂惻隱之心也人君爲物欲所攻則流於忍刻而愛之存焉者寡矣故必以愛存心而不敢有一念之或舍則應接之際愛親愛賢愛人愛物皆由此出焉吳臨川謂存愛民之心固與上文民不與焉相悖集說謂察其親愛而辟者亦矢記者之旨

考文章易服色集說文章典籍也服之色隨所尚而變易

竊案集說亦通但舊說亦宜備考孔疏曰服色車

之與馬各從所尚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也臨川吳氏曰文章謂禮樂之秩序節奏政刑之制令科條也服謂所服車馬各有所尚之色愚案考文章者即中庸謂天子所考文而天下同書者也

服術有六四曰出入五曰長幼集說出入者女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及爲人後者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

竊案姑姊妹女子之在室齊衰期出嫁則降大功九月集說以適人爲出是矣但以在室爲入則未安蓋女子在室無外事何以云入入者或既嫁而被出或無子而復歸本宗則仍服在室未嫁之本

服也至於長幼者謂昆弟非謂成人與諸殤也蓋同父昆弟服齊衰期同祖從昆弟則服大功九月同曾祖再從昆弟則服小功五月同高祖族昆弟則服總麻三月由長推而上之則父之親昆弟爲從父則服齊衰期父之從昆弟爲再從父則服小功五月父之族昆弟爲族父則服總麻三月祖之親昆弟爲從祖則服小功五月祖之從昆弟爲族祖及曾祖之親昆弟爲族曾祖並服總麻三月由幼推而下之子之從昆弟爲親昆弟之子則服齊衰期子之再從昆弟爲從昆弟之子則服小功五月子之族昆弟爲再從昆弟之子則服總麻三月

孫之再從昆弟爲親昆弟之孫則服小功五月孫之族昆弟爲從昆弟之孫及曾孫之族昆弟爲親昆弟之曾孫並服總麻三月此臨川吳氏之說其義詳明視集說爲勝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集說疏云自用也仁恩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故名曰輕也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也義則祖重而父母輕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宜合如是故曰其義然也案喪服條例齊衰表恩若高曾

之服本應總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豈非為尊重而然耶至親以期斷而父母三年寧不為恩深乎

竊案自由也訓用非是至親之服斬衰三年者仁也循至親之重服等差而上至祖則減為齊衰期義至曾高祖則減為齊衰三月愈殺而輕矣故名曰輕於曾高祖之服齊衰三月者義也循曾高祖之輕服順序而下至祖則加為齊衰期又至禰則加為斬衰三年愈隆而重矣故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則然非人之所能為也諸儒輔氏應氏吳氏之說皆如是集說獨謂祖則義重故名曰重引喪服條例為証於記文不順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集說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之所自出四字朱子曰衍文也凡大宗族人與之為絕族者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為小宗者則以本親之服服之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集說君無適兄弟使庶兄弟一人為宗以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此之謂有小宗而

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此之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為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子宗於己矣此之謂無宗亦莫之宗也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上下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有此三事也

竊案集說一本注疏諸家之說亦同蓋前一節是卿大夫士繼別子之宗後二節是特言公子本身自為宗之宗公子本身之為宗者一君但有一大宗非若其他別子之為祖而不為宗者每一公子為一大宗與此數公子共一大宗者不同也獨藍

田呂氏以二者合而為一其說曰國君之適長為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嗣君又不可無所統屬故次適為別子別子為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每一君有一大宗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其死也子孫世世繼之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雖百世不遷無後則族人以支子繼之羣公子雖宗別子而自為五世小宗之祖死則其子其孫為繼禰繼祖之小宗至五世以上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無子孫則絕若君無次嫡子立為別子止有庶公子數人則不可無宗以統當立庶長為小宗使諸弟皆宗之吳臨川曰若呂氏說則

後一節與前一節其義不殊一君但有一公子謂之別子君之子雖多止有一人爲大宗以下皆不得謂之別子彼魯三桓之爲三大宗鄭七穆之爲七大宗蓋非正禮與此舊說未知孰是姑兩存之歸震川曰公子者別子之爲祖者也何以爲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爲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有

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爲之祖爲之祖故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出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爲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爲大宗之道出矣小宗四大宗一並而爲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謂

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爲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爲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爲小宗者以之先王之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爲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

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爲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愚案震川之說以別子公子爲一與呂氏同而以魯三桓鄭七穆者爲古之遺制又與呂氏異故併錄之以備考

敬宗故收族集說宗道旣尊故不離散

竊案收族非不離散之謂乃收卹之收也東萊呂氏謂窮困者收而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其說爲當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一

納蘭

成德

少儀

不疑在躬集說一言一行皆其在躬者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不疑在躬也

竊案下文言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皆粗迹也無緣此句獨說向言行細處蓋衣服之類皆在躬者也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珮玦者事至而能斷至於深衣之應規矩權衡先王之制衣服豈徒然乎若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即所謂疑也當學習明了不可使疑事在其

身此之謂不疑在躬

不訾重器集說訾鄙毀之也重器之傳寶之久矣乃從而毀之豈不起人之怒乎

竊案方氏云重器九鼎之屬訾與國語訾相之訾同朱子云訾猶計度也下母誓衣服成器字義同此國語云訾相其質漢書云爲無訾者又云不訾之身皆此義此言不訾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注疏以訾爲思謂客思玩主人珍物重器則憎惡已貧賤生淫亂濫惡固非經義集說以鄙毀釋訾亦未盡當也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集說

不貳問謂謀之龜筮事雖正而非不吉則不可以不正者再問之也見人卜筮欲問其所卜何事則曰義與志與義者事之宜爲志則心之隱謀也故義者則可問其事志則不可問其事也一說卜者問求卜之人義則爲卜之志則不爲之卜亦通

竊案前說謂我問人之卜筮後說謂太卜問來卜筮者皆與上不貳問問字相違愚謂二問字但當就卜筮者言曰者卜筮者心中自忖度也不貳問謂謀之龜筮宜誠心問正事不可雜以不正之事也以下不貳問之目將問卜筮之時心自忖度曰我之所問者出於公義與抑出於私志與合義則

可問私志則不問此之謂不貳問也劉氏云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決定所事之去就則從此而違彼無疑貳之心矣然後問於筮考於卜吾所就而從者吉乎凶乎是之謂不貳問也其言先獲我心矣輔氏云問卜尚誠壹惟誠然後此問彼應亦通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集說射與投壺之禮勝者之子弟酌酒置於豐上其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也

竊案此注疏說也似亦可通然子則云此皆是卑者與尊者為耦若已勝而司

命酌則不使它

子弟酌酒以罰尊者必先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它子弟酌而飲已必自洗酌而請自飲也注疏說恐未然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劔負良綏申之面拖諸臂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集說方氏曰執謂執轡也凡御必立今坐者君未升車而車未行也劔在左以便右抽僕則右帶者以君在左嫌妨君也良綏正綏也散綏貳綏也正綏君所執貳綏則僕執之僕在車前而君自後升故曰負良綏申之面者言垂綏之末於前也拖諸臂者引之於車闌覆芩之上也以散綏升者復言僕初升時也執轡然後步者防馬之逸也

今案岑即軾也

竊案朱子云下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帶劔負綏而擲綏末於臂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皆君取綏而拖諸臂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為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掖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掖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擲於臂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臂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案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蓋劔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

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注疏皆誤朱子之辨甚明何集說不取而取方氏也

師役曰罷集說方氏曰師役勞苦為甚故於其還曰罷以其疲故也愚案罷當作欲罷不能之罷

竊案春秋莊八年書師還公羊傳還者何善之也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故鄭氏引以注此文而方氏從之朱子亦云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集說雖引方氏而又主欲罷不能之罷似屬贅矣

不旁狎不道舊故集說論說故舊之非非重厚者所

爲也應氏曰旁狎非必正爲玩狎旁近循習而流於狎也

竊案旁如旁求俊又旁求天下之旁廣也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此之謂旁狎學者當以玩人喪德爲戒也注疏旁妄也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陸氏謂旁近也雖在側不狎朱子謂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集說取應氏雖通不若廣字解爲正不道舊故鄭謂言知舊之過失朱子亦謂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愚謂故舊不遺富貴無妄乘車

戴笠相逢下車在彼不失爲厚我若向富貴人稱述故舊是有干澤之心且爲不入耳之談也故戒之

諫而無驕集說謂君若從己之諫不得恃己言行謀用而生驕慢也

竊案凡諫君之失而非出於忠愛之誠心則有招其君之過以爲名而揚之自矜者矣非必言行謀用而生驕慢也輔氏曰以是諫非易失於驕此言爲允

謂之社稷之役集說以其有勞於社稷也

竊案社稷之役猶言社稷之臣不曰臣而曰役謂

於社稷之事若僕役然也左傳云于先大夫無能爲役

毋測未至集說君子以誠自處亦以誠待人不逆料其將然也未至而測之雖中亦僞

竊案集說蓋本不逆詐不億不信之意恐非記者之旨孔氏云未至之事聖人難之凡人固不可預欲測量之也若終不驗則傷知也胡氏亦云測未至謂幸中如子貢二說甚當子張問十世可知乎夫子不過即三代已往之因革以斷之非若識緯術數之家用其私智以推測也至人且然況學者乎

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集說方氏曰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唱者之敬雍雍應者之和

竊案詩云四牡駉駉四牡翼翼皆馬之行容故鄭氏讀匪爲駉而胡氏取之肅肅敬也雍雍和也敬與和合乃見鸞和聲之形狀今以肅肅屬鸞雍雍屬和不免強生分別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集說

此與曲禮所記不同蓋記者之詞異耳

竊案曲禮云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與少儀所記不同非僅記者之詞異也其故有三焉曲禮之問乃它人之旁自相問故對之者其詞文少儀則人問其子於父故對之者其詞卑先儒誤以此之問對爲人之問對其詞意皆不適乎中且人之對父必譽其子父之言子必

承以謙此古今常情天下達禮也尚何疑焉又曲禮所記天子之大夫士禮少儀所記諸侯之大夫士禮知然者以問國君之子長幼而知之也少儀視曲禮降一等以此又曲禮是一人之身長幼問荅少儀長則能從社稷之事幼則能御未能御其問容有衆子非止一人有此三者所以不同也然曲禮上焉問天子之年下焉問庶人之子而少儀不及者蓋彼亦旁爲之辭而此則請問其父天子之父故無與之敵而敢問其子者矣庶人卑賤其自相問荅之辭不足記也此諸侯之子亦必鄰國君故得問荅以上應氏陸氏之說余合而纂之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集說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左傳三肅使者亦此拜婦人以肅拜爲正故雖君賜之重亦肅拜而受

竊案集說本之注疏是矣但有可參異同者不當遺之孔氏云肅拜婦人之常而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來爲婦盡禮於舅姑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集說凡僕之禮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子之後故君子下車而步僕者乃得下而還車以立以待君子之去也

竊案此本之注疏而疏中尚有一說可存或云君

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君去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集說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又典命云卿六命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命數與此不同者或周禮成而未行亦或異代之制也

竊案孔疏謂周官大行人典命並與此經不同疑爲殷制集說本之然陸氏又云周官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然則下大夫三乘蓋子男之卿應氏亦云案此與周禮未甚差似非異代之制

當時記禮者所見多諸侯禮故所見止及於此若上公禮亦自是等而上之爾

犬則執緹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集說乃問犬名無解

竊案鄭氏云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孔氏云田犬守犬有名食犬無名可補集說之闕

加夫禕與劒焉集說夫禕劒衣也

竊案禕劒衣夫字發聲以夫禕爲劒衣未安然有所本鄭注夫禕劒衣也夫或爲煩皆發聲熊氏云依廣雅夫禕木劒衣謂以木爲劒衣若今刀楯孔

氏云禕之一字是衣之正名禕字從衣當以繒綿爲之熊氏用廣雅以木爲之其義未善也○又案博雅作袂禕進劒者左首而加於袂禕之上不敢褻也禮書云

枕几頽集說頽警枕也

刀卻刃授頽集說頽刀鐐也

竊案此本之注疏孔氏云頽是頽發之義故枕之警動謂之頽然警枕是矣以爲取頽發之意恐未然也愚謂頽當作頽頽小明也詩云無思百憂不出於頽又云耿耿不寐有警枕之意至於授頽之頽恐非刀鐐方氏以爲刀柄謂禾首爲頽刀首亦

爲穎刀以柄爲首也澤劒首吹劒首皆柄輔氏亦云

會同主訓集說詞氣明盛之貌前篇德發揚訓萬物義亦相近

竊案注疏云訓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陳詞以拒晉師是也劉氏云訓煦也德發揚煦萬物人君法天地治會同以建極而生成萬物之德在焉愚案劉氏之說以人君言注疏之說以使臣言集說不知何主大抵會同之際凡車馬旌旂圭璧纁采衣裳幅舄及儀容詞令俱主於盛麗非僅指詞氣也案韻會訓大言也奢麗誇訓一曰徧也和也又普

也又敏而有勇也其所該蓋多矣

饌爵集說饌鄉人來觀禮副主人者也

竊案此本注疏饌作導騶留反然其義則未明也孔氏曰謂之爲尊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或又爲馴一音巡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臠集說此言尋常燕食進魚者如此祭祀及饗食正禮者不然

竊案此亦本之注疏然不詳說則不明也疏多不錄陳氏曰魚之在俎或縮或橫或右首或左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鰭或進腴或右鰭則右首左首者於俎爲縮於人爲橫進首進尾者於俎爲橫於

人爲縮公食大夫禮魚縮俎寢右進鰭士喪卒塗之奠左首進鰭士虞亦進鰭少牢右首進腴蓋鰭者體之所在腴者氣之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貴體鬼神之祭貴氣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腴公食進鰭而喪奠與虞進鰭未異於生故也儀禮大夫士祭禮皆薨魚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蠃薨曲禮曰薨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備薨濡也陸氏云凡食魚進首唯羞濡魚進尾嫌軟媚無骨鯁

祭左右軌范乃飲集說軌轂末也范軾前也尸僕君

僕之在車祭軌之左右及范乃飲也

竊案此注疏說無可疑者但軌范不可不詳辨鄭氏云周禮大馭祭兩軾祭軌乃飲軌與軾於車同謂轄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孔氏云軌謂轂末范謂軾前僕受爵將飲則祭酒於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爲其神助已不使傾危故也祭徧乃自飲又云案周禮大馭祭兩軾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不同則左軌與兩軾是一故云軌與軾於車同謂轄頭謂車轍小頭也此云范大馭云軌兩事是一聲同字異軾前之範與此范俱是軾前但軾前之軌車旁著凡或作範字雖作範字聲

同而字異即詩邶風濟盈不濡軌亦車旁凡與此同也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此經左右軌是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陳氏亦曰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左傳云下而視其轍此車迹也考工記云經涂九軌此轍廣也轍廣曰軌而兩轆亦曰軌少儀所謂祭左右是也猶之兩轆曰軌兩軻下亦曰軌也又云大馭較祭軌少儀祭范考工記曰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古書作軹則軹范一也鄭康成曰軹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轎軹之所植持車正也鄭司農曰軌軹前也蓋三面之材轎之所植而其

面出於軹前矣杜子春亦曰軹謂車軹前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咤而對集說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飲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者若此時尊者有問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咤口旁也

竊案洗洗爵也盥洗手也洗必先盥故云洗盥洗爵乃執飲食苟有氣焉人或穢之故屏使勿氣辟咤而對亦恐氣穢爵與飲食非謂不可使氣衝長者也注疏謂洗盥者與尊長洗足洗手勿氣者不敢鼻臭尊長飲食亦非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集說雕刻鏤之也幾漆飾之

幾限也

竊案鄭氏云雕畫也幾附纏爲沂鄂也孔氏云幾謂沂鄂不雕畫漆飾以爲沂鄂也鄭孔所謂沂鄂集說所謂幾限不知於車爲何物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一

禮記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二

納蘭 成德

學記

學記集說石梁王氏曰此篇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多是泛論不如大學篇教是教个甚學是學个甚

竊案此篇家有塾至九年大成詳言先王學制也大學始教至學不躐等及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與知四者教之所由興六者教之所由廢而長善救失及善喻繼志撞鍾攻木記問聽語皆教者之法也察於三者有志於學察於四者有志

於本皆學者之法也豈必與大學雷同然後謂之
非泛論乎且篇中言大道至道言敬道信道言辨
志先志言游志繼志言敬業孫業亦何常非所教
所學之事王氏之云不免於誣矣
發慮憲求善良集說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
求善良親賢也

竊案憲如憲章文武之憲發慮猶俗言發心言其
發心合乎憲典以求爲善良之人二句一貫非兩
事也集說以親賢釋求善良則侵下就賢矣吳氏
知其難通而以求爲求仁之求善爲性之所固有
良爲良心之良言充善之至爲良以對上句亦屬

牽強

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集說古者二十五家
爲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
受教於塾也五百家爲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
之人也術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曰序
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序則
教黨學所升之人

竊案學記黨庠州序似有定制攷之諸經則又不
然吳氏云鄉飲酒迎賓於庠門之外則鄉學亦稱
庠不但黨有庠也州長言射於州序則州之學亦
稱序不但遂有序也黨正言飲酒於序則黨之學

亦稱為序孟子言殷曰序周曰庠則不分所在之地然則曰庠曰序蓋鄉遂州縣黨鄙之學可通稱之也又案鄭注云術當為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孔疏云六鄉之內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之內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今此六鄉舉庠六遂舉序則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其比與鄰近止五家不必有學愚謂鄭以術為遂與集說以術為州者不同遂有萬二千五百家州不過二千五百家而已非萬二千五百家也術者邑中道徑也道

徑者人所遵循故術述通用下文蛾子時術之術即述之義遂與述相似由此而訛耳集說改為州字則不惟家數不相符字形亦大逕庭矣○熊明來曰術有序注云術當為遂聲之誤也月令審端徑術則本注直云周禮作遂徑術即周禮遂上有徑初不以為聲之誤愚案遂術古字通用非字之誤亦非聲之誤也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作遂咀楚文遂取我邊城遂字書作述術字從行述字從彳皆人所經行之地術述亦同義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遂三年興畝必有學周禮黨正州長之官其學亦名序此經舉遂可以見鄉不以

鄉遂對說而言二十五家之間五百家之黨皆互文見義也○近顧氏炎武亦云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並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術音遂此古術遂二字通用之證陳可大集說改術爲州非也蛾子時術之集說蛾魚起反

竊案以蛾爲蟻出於舊注古人蛾蟻同音本一字也故常儀占月後人訛爲常娥詩菁菁者莪與樂且有儀叶此類甚多不可枚舉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集說示之以尊敬道藝

竊案古者始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故有司皮

弁行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集說云尊敬道藝而不及先聖先師與釋菜無涉矣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集說以二物爲扑以警其怠忽者使之收斂威儀也

竊案師道貴嚴威夏楚不可廢也故易曰發蒙利用刑人以正法若廢法則無威而學者怠玩之心生矣則收其威者乃振收教者之威非收斂學者之威儀舊說恐誤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集說禘五年之大祭也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此又非仲春仲秋視學之禮

竊案視學有二中年考校而視離經辨志視敬業
樂羣視博習親師視論學取友者有司之事也仲
春上丁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習舞釋菜
者天子之事也有司隔年考校而非天子每歲仲
春鼓厲之則易至於怠廢然必卜春禘而後視學
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而不欲急迫之也吳氏云
禘者時祭之名非五年大禘之禘蓋周之春祭名
祠周之前春祭名禘見王制郊特牲或云禘即祠
字之誤視學謂考較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有司
爲之非天子大視學之禮也愚案卜禘乃視學正
合月令仲春上丁天子視學之文吳氏以禘爲時

祭當矣但春禘止見郊特牲王制春曰杓夏曰禘
無所謂春禘又云或君親往或有司爲之又自反
其說何也集說所云仲秋視學攷之月令無其事
豈據周禮大胥秋頒樂合聲之語耶

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
焉游焉集說藝即三者之學是也言退息時若不興
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矣故君子之於學也
藏焉脩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
焉游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
學易成也

竊案注疏興謂歆喜也藝謂操縵博依六藝之等

若欲學詩書正業意不歡喜其雜藝則不能耽玩樂於所學之正道黃叔暘亦曰操縵博依雜服者藝也退息之所宜興者也弦與詩禮者學也時教之所宜安者也惟其退息不興於藝斯於時教不能樂而相安此可見退息居學有關於時教正業之成否如此君子豈容以一息閒乎是以君子藏身於大學之時則脩治其正業如弦與詩禮之類固隨時勤厲而不息退息於燕居之際則游玩以適情如操縵博依雜服之類又隨在致力而不惰今集說謂不興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又藏脩息游四字略不分析舛矣注疏以藝爲六藝

藏謂心常懷抱學業游謂閒暇無事游行亦非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集說教人者但吟諷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緼奧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故云言及於數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也

竊案集說以多其訊爲句言及於數爲句吳氏以多其訊言爲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爲句及於猶言至於數進謂數數進之言今之師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告之詞學者未可以進而又進之不顧其所學已安否也黃東發日抄又以數爲度數之數云言及度數之末而不於其本

使人不由其誠集說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

竊案使人不由其誠以教者言如集說不肯實用其力之云則反以學者言矣吳氏云實知此一理而後使之別窮一理是謂由其誠否則是使之不由其實也其說為允

教之不刑集說刑成也

竊案此本鄭注輔氏云刑猶儀刑之刑其教不足為人之儀刑亦通

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集說示之以入道之所由而不牽強其必進作與其志氣之所尚而不阻抑之使退竊案道謂引導其前牽猶拽也強謂激勉之抑猶

偏也但引導其前使之自進而不以力拽之以速其進則受教者不至於乖戾激勉其志使之自能而不以力偏之以速其能則受教者不至於艱難道非示之以入道所由之謂抑非沮抑使退之謂也

微而臧集說言不峻而善則明也

竊案臧如詩視爾不臧之臧謂善之也教者之言雖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如孟子陳王政而齊王曰善哉言乎陸賈每奏一篇漢高未嘗不稱善是也觀上約而達下罕譬而喻亦謂使人達之喻之可見

後其節目集說無解

竊案節目二字有辨方氏云節如木理之剛者說卦所謂堅多節是矣目木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斲目必茶是矣皆至堅難攻之處也

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集說疏曰從讀爲春者春謂擊也以爲聲之形容言鍾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一春而爲一容然後盡其聲愚謂從容言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鍾聲之大小長短得以自盡故以爲善荅之喻

竊案以從爲春固非矣然不疾擊之之說亦未爲得也蓋待其從容之其與下盡其聲之其皆指鍾言則從容應爲鍾聲之餘韻猶瑟之鏗爾也朱子云從容鍾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荅盡所問之意然後止斯言得之矣

大時不齊集說元化流行一氣屈伸不可截然分限求之故方榮之時而有枯者焉寂之時而有粵者焉竊案鄭注或以時生或以時死孔疏大時謂天時也齊謂一時同也天生殺不共在一時猶春夏華卉自生薺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而薺麥自生故云不齊不齊爲諸齊之本也集說從之吳氏又云天之有時春夏秋冬歲之齊同此時之小者爾古今氣運或治或亂是爲大時豈可齊同測哉然則

不齊齊之本也注疏集說主一歲之時言吳氏主
萬古之時言皆屬天道與上大德不官三句不類
惟黃氏日抄取戴岷隱說謂大時如堯舜揖遜湯
武征伐之時所以不齊獨屬人事與舊解異
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集說可以有志于學
而洪其本矣

竊案上文可以有志于學承學爲箕學爲裘車在
馬前而言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以三
者皆學之事也此云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本
以大道大德大信大時四者皆有其本也集說謂
可以有志于學而洪其本迂曲之甚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二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三

納蘭

成德

樂記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集說桑間濮上衛地濮水之上桑林之間也史記言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也

竊案鄭注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桑間在濮陽南孔疏言濮水桑間一處

而皆引師涓靡靡之樂爲証集說從之愚謂桑間濮上地雖相近而樂則異濮上之音即衛靈于濮上所聞新聲命師涓寫之者是也桑間之音乃衛風桑中詩故小序亦引樂記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語而朱子從之其與濮上同爲亡國之音者蓋衛國自宣公宣姜淫于上而世族在位亦至於相竊妻妾未幾遂有狄入衛之禍後雖賴齊桓攘狄衛國忘亡然不可謂之非亡國也集說從鄭以桑間與濮上爲一非矣或謂詩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以合于韶武之音刪後豈得有桑間亡國厠于其間不知詩之入樂者大小正雅三頌二南及

豳風七月餘不過使樂工存肄以備鑒戒耳未必盡用之於朝廟賓客也左傳鄭七子所歌本國之風蓋斷章取義以明其志然其甚不類者亦見譏于聘賓矣誰謂桑中非桑間也哉

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集說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爲弦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

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尊以玄酒爲上俎以生魚爲薦太羹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竊案鄭注遺猶餘也孔疏謂樂聲雖質人貴之不忘食味雖惡人念之不息是有餘音餘味集說取之愚謂劉氏云遺猶忘也弃也清廟之瑟貴其德而忘其音意不主于音也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意不主于味也輔氏曰有遺音言弗盡其音有遺味言弗盡其味如二說方與上文非極音非致味相合不宜作有餘解至熊氏又謂聲有五聲

但有三人嘆之餘兩聲未嘆是有遺音益舛矣又一倡三嘆自是清廟鼓瑟之節如此非因好者少而寡和也集說謂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亦非是

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力集說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如此則文理爲順又引劉氏云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家齊族睦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是謂以敬四海之內

竊案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即書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也以敬四海之內即書所謂始于家

邦終于四海也兢兢然守此禮節而推廣之是之謂敬劉說當矣集說引應氏解以亂之固非嚴陵方氏謂四海之內皆相敬者亦非也

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集說百物不失言各遂其性也

竊案和故百物不失者人倫日用無所乖戾此和之所爲也節故祀天祭地者天尊地卑辨方圓分冬夏以祭祀之此節之所爲也孔氏謂大樂與天地同和能生成百物故不失其性大禮與天地同節有尊卑上下報生成之功故祀天祭地頗爲近之集說太略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集說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爲作樂之主焉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故得其序而無邪辟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爲行禮之制焉此聖賢君子之所獨知也若夫施之器而播之聲以事乎鬼神者則衆人之所共知也

竊案孔疏謂樂之和同在心則論說等倫無相毀

害故爲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爲樂事內心中
正無有邪辟是禮之本質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
禮之節制馬氏謂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皆不出
于一人之身若夫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于宗廟
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一人之身而與天
下共之也此二說絕分明集說不采而取劉氏旣
以情質屬禮樂官制爲在人語脉支離復以論倫
爲辭足論而音有倫與下文施金石越聲音相礙
非經旨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集說方猶道也
聚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

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
即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行之不止一端分
之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
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
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劉
氏曰方以類聚言中國蠻夷戎狄之民各以類而聚
物以羣分言飛潛動植之物各以羣而分則以其各
正性命之不同也故聖人亦因而異其禮矣
竊案類聚羣分爲解甚多鄭云方謂行蟲也物謂
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孔申之云
方謂走蟲禽獸之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殖

生若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于數澤者也鄭注
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而此注云云二注不同
各有以也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殖生無心靈
但一物而已故云物萬物各有區分性命之別聖
人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黃氏日抄云
性者人物之所得以生相似而不同者也命者生
而長短壽夭隨所付而不同者也程易傳云事有
理物有形也事則有類物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
生矣朱子易本義云方謂事情所向事物善惡各
以類分又云方向也所向善則善人皆來聚所向
惡則惡人皆來聚物通天下之物而言好物事則

所聚者皆好物事不好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物
事林次崖曰人之作事必有情意計度他作好事
則其情向于善作不好事則其情向于惡故曰事
情所向伊繼山云如情向于孝弟則仁民愛物之
事以類而聚情向于不孝不弟則犯上作亂之事
以類而聚此所謂方以類聚也吾儒異端君子小
人入此則出彼所謂物以羣分也姚鳳梧曰方指
人念頭物指人說方以類聚衆理衆欲各從其意
向也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各從其品類也此諸說
雖皆有可采然畢竟以朱子易本義爲當林伊姚
三家不過發明本義耳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集說著直略反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

竊案鄭注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孔云著與居相對故注以著爲處集說因之然下文著不息者天著不動者地及著往飾歸著誠去僞先王著其教以著萬物之理皆作顯著解獨此作直略反有所難通金華邵氏曰太始氣也成物形也太始本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何等切當豈必以處釋之乎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集說石梁

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

竊案此節舉樂之大者而言天子之事莫大于養民諸侯又代天子養民者也故南風之歌取解民愠阜民財之義諸侯亦必德盛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非專爲賞諸侯而制樂也王氏拘于章句毋乃固乎又案南風之詩見于家語及尸子而鄭注以爲未聞孔疏謂家語王肅所增加鄭所未見尸子雜說不可取証故云未聞也熊氏云即邶凱風之篇大誤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集說志疑當作急急促微細噍枯減殺也

竊案鄭注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山陰陸氏曰言志微以著嘽諧慢易粗厲猛起廉直勁正寬裕肉好流辟邪散皆志也據此則不必改志為急亦自可通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集說廣大賁憤也廣憤言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怒也

竊案賁當如書用宏茲賁詩賁鼓維鏞之賁大也鄭氏以賁飾賁大皆非猛厲之類遂讀為憤引春秋傳怒氣狡憤為証言怒氣充塞也集說取之然廣既可以大訓賁何不可以大訓乎音大則自猛厲矣

廣其節奏省其文采集說廣其節奏增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察其音曲之辭使五聲之相和相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

竊案文采節奏俱為樂之飾節奏如清濁高下舞之屈伸綴兆疾徐文采如文以琴瑟飾以羽毛五色成文而不亂皆是也舊說謂音曲相和應如五色之雜以成文采非是鄭氏注下文文采節奏樂之飾也謂樂之威儀何于此時獨以為節奏合耶長樂陳氏曰節奏文采均聲之飾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采不可以不省其解文采甚當以省為省約之省與廣字對亦通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集說反情復其性情之正也

竊案情者性之欲易流于不善所謂人心惟危也反情者反淫溺之情以復于性如下文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是也非復其性情之謂反情猶克己和志猶復禮

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集說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故曰治亂以相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也

竊案鄭注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

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桶中有椎孔疏云相所以輔相于樂亂理也言治亂奏樂之時先擊相也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延平周氏曰相雅皆樂器名也以其節樂而能治其亂則有相之道是以謂之相以其趨樂之節奏而不失于雅是以謂之雅此集說所本也然長樂陳氏之辨尤明禮書云拊之爲物以韋爲之狀若鼓然書傳所以謂韋爲鼓謂之搏拊是也實之以糠白虎通所謂拊革著以糠是也其設則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登歌合奏擊拊是也荀卿曰鞀拊控揭似萬物又曰懸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懸一

磬而尚拊子夏曰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言尚拊則拊在一鍾一磬之東也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既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鄭氏以相爲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或說節即相也晉傅休奕節賦曰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拊江左清樂有節鼓唐雅樂升歌用之其詳不可考也又曰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以教祫樂鄭司農云雅狀如漆桶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輓之有兩紐疏畫此約漢法

云然也鄭康成云雅中有推祫樂祫夏之樂牘應雅教其春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祫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樂記曰訊疾以雅孔穎達曰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應之蓋樂者正也賓出而春雅欲其醉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不失正也賓出之奏雅有祫樂則工舞之奏雅各以其舞之曲歟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集說綱維綱大繩紀附綱小繩綱目則附於紀也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

竊案此以紀綱專屬綱言亦自可通丘瓊山云綱紀始見于五子之歌再見于詩棧樸假樂之篇大約以綱紀為喻綱為綱之大繩紀為綱中絲縷之目張其大者是之為綱理其細者是之為紀揚子雲云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鄭詩箋云張之為綱理之為紀孔疏曰說文云綱網絃也紀別絲也然則綱乃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以舉網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以喻為政有舉大綱者有理微細者朱子詩傳云凡綱罔張之為綱理之為紀又云綱者猶

網之有綱也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皆是以綱罔為言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比集說嚴氏曰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長一理渾融徹上徹下也君又尊於長學記言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也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歡然相愛矣

竊案左傳成鱣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李

氏皆以為斷章取義鄭氏引以說經非也故嚴氏詩緝不從而自以意為解集說取之朱子以貊為莫然清靜克明為能察是非克類為能分善惡比為上下相親其餘皆從左傳之說學者所宜詳也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集說濫者泛濫之意謂泛及非己之色也燕者宴安之意謂耽於娛樂而不反也趨數迫促而疾速也敖辟倨肆而偏邪也四者皆以志言淫溺較深煩驕較淺然皆以害德故不可用之宗廟

竊案既云四者皆淫于色則趨數煩志傲辟喬志

自當俱作淫于色解諸儒惟于鄭宋之好濫淫志燕女溺志為鄭及它色宋安燕于已妻妾以衛齊為好色外兼有煩喬非也左傳云煩手淫聲蓋煩則趨數而流于淫又曰驕奢淫佚喬則放恣而行其淫如衛宣淫其婦齊襄淫其妹皆出于煩喬也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集說一說引君執干戚就舞位讀天子連下句

竊案鄭注云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熊氏申之曰祭統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文云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冕而總干尚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此執鐸為祭

天地時也愚以為不然武樂在庭天子至尊下造綴薺與舞人為列可乎矧舞有定列有定人八佾六佾之外固不多庸一人其人亦不可妄廁一位果天子與大將夾舞振鐸將舞人六十有四之位數天子與大將亦在舞位乎抑不在舞位而參介其旁乎廁諸舞位則人數浮參介其旁則為亂行為離局無一可者也且既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志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此象武王者非它人必時之天子也則天子業已總干而舞立于綴兆矣又別振鐸以夾舞人即所夾者何舞人而舞干振鐸其一天子兼為之乎否也周禮鼓人職

以金振鐸通鼓大司馬教治兵振旅則兩司馬振鐸擁鐸蓋雖真戰伐亦第令司鐸之人主之天子與大將不親之也而況乎其為舞類也惟皇氏謂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舞樂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此說近情理勝于熊氏集說不引皇氏而引熊氏何歟

武王克殷反商集說反讀為及言牧野克殷師之後即至紂都也

竊案古文書云乃反商政政由舊家語作反商之政方氏謂反商之政而復之下文所言皆反商政

之事吳氏謂反復也克殷之後復商盛時之善政也鄭注以反爲及而集說因之非是

名之曰建橐集說建讀曰鍵鎖也橐韜兵器之具兵器皆以鍵橐閉藏之示不用也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橐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

竊案上文散牛散馬衅車甲包干戈使將帥爲諸侯五者皆建橐之事建立也橐韜也建立五事以示天下使天下知韜武而用文也故名之曰建橐鄭氏改建爲鍵以甲兵之衣爲橐鍵橐言閉藏兵甲而引詩載橐弓矢左傳垂橐而入周禮橐之欲其約爲証若建橐句單指衅車甲包干戈二者而

言者於是集說遂欲移此句於虎皮之下將帥之上失經旨多矣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三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四

納蘭

成德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集說綏讀為綏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耳

竊案以其綏復之綏有三說鄭謂綏當為綏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于生也孔申之云若在國中招魂則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綏亦冀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王喪于國亦用綏周禮夏采云建綏復于四郊是也此以綏為旌旗

之旄一矣又山陰陸氏云綏旄也以其旄復旄北方之物也死無乎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旗宜以死者所首之方此以綏為北方之旄二矣又廬陵胡氏云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為綏竊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綏可也此復魄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綏以復不知彼王禮也此以綏為執綏之綏三矣愚案車上有綏亦有綏皆可以招魂復魄而記文既云綏則不必改字可也下大夫死于道以其綏復同大夫以布為輅而行至於家而說輅集說布輅以白布為輅也

竊案上諸侯之輅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下士輅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則輅未有無屋與裳帷者也而大夫獨不言廬陵胡氏謂大夫無為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矣推此則裳帷緇布同諸侯可知但未知有祓否耳集說未免踈漏計於它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集說實讀為至言為計而至此也

竊案注疏實當為至周秦人聲之誤也以身計告故云使某至集說取之然如字讀未常不通何必

改字方氏曰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劉氏曰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愚謂韓退之祭十二郎文以東野之書日月異耿蘭之報無日月疑傳之非真則實字之解當以方劉二說為正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集說石梁王氏曰父母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于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集說孟子言齊疏之服自天子達而此經之文若此蓋大夫喪禮亡不得聞其說之詳矣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

子則為之置後集說石梁王氏曰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語也

竊案夏殷之時但有親親賢賢之禮而無貴貴之禮貴貴之禮始于周公故天子之禮有異于諸侯諸侯之禮有異于大夫大夫之禮有異于士庶即以喪禮言之成王崩未葬康王君臣冕服以受顧命此天子之異禮不可槩以吉凶異道不相干論也服喪自期以下諸侯絕不服而同為諸侯者不降天子諸侯既然則大夫之異于士庶可知矣故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

服蓋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故也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喪服如士服蓋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使其子主之蓋封贈之典起于後世古者父貴可以及子而子貴不可以加父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大夫之父不得用大夫之禮也昔齊晏桓子卒晏嬰羸衰斬苴經帶杖管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爾據此見周家喪服大夫士必有異制矣其以精麤爲辨與凡此皆

貴貴之禮與親親賢賢並行者也集說引石梁王氏說駁之似矣然記者所云恐不爲無說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集說大宗人小宗人即大宗伯小宗伯也相佐助禮儀也又引劉氏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

竊案大夫之喪而相者大宗伯命龜者小宗伯未免失之過故劉氏有都宗人家宗人之說然攷之周官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則大小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而非都家宗人也故應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庀其職大夫

之喪家臣庀其役其廣狹不同矣君則卹其私而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少儀聽役於司徒是也其贊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肆師相禮是也大小宗與卜人皆春官而喪事同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宗大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夫臣子之喪其力有不能盡具者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集說待猶君者謂與諸侯並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

竊案待如論語以季孟之間待之之待非供待之

謂也鄭注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是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集說以此大功之麻經易去練服之葛經也

竊案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經已除故特云練冠然要經亦除故鄭氏云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孔氏亦云麻謂經帶大功言經明三年練亦有經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經帶易三年冠及經帶故云互言之集說少此一義

凡王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集說小功緦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爲之畢虞

附之祭

竊案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注云小功總麻爲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孔氏曰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總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于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集說未能詳盡

總冠綵纓集說總服之纓其粗細與朝服十五升之布同而纓數則半之治其纓不治其布冠與衰同是此布也但爲纓之布則加以灰澡治之耳故曰總冠綵纓綵讀爲澡

竊案此注疏說也山陰陸氏云綵讀如蠶綵之綵綵纓散絲纓也即言絲嫌不散據此則不煩改字而自通

朝服十五升集說朝服一千二百縷終幅

竊案先儒以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則一千二百縷也然周書云成王會單上天子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太公望朝服七十物唐公虞公殷公夏公朝服五十物物縷也升之精粗不同者鄭氏謂八十縷爲升舉其精者也

諸侯相祔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褱衣不以祔集說相祔不可用已之正車服者以彼不用之以爲正也

竊案春秋傳車馬曰贈衣被曰襚此冕服後路宜兼言贈襚而但言相襚者包贈在其中也

遣車視牢具䟽布輶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粢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集說視牢具者天子太牢包九箇則遣車九乘諸侯太牢包七箇則七乘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則五乘天子之上士三命少牢包三箇則三乘也諸侯之士無遣車遣車之上以麤布爲輶輶蓋也四面有物以鄣蔽之章與鄣同四隅棹之四角也粢米糧也遣奠之饌無黍稷故有子以載粢爲非禮牲體則脯醢之義也

竊案有子之意言常時喪奠只用脯醢而已者蓋

以死者不食糧也故遣奠亦只用牲體而不用黍稷牲體與常時脯醢之義同皆是用肉耳集說取注䟽不甚分明又案旣夕士禮藏筭有黍稷麥者遣奠之外別有之非載粢也

委武玄縞而后緦集說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武玄冠也縞縞冠也玄縞二冠旣別有冠卷則必有緦

竊案委者委貌也委貌有玄有素玄端之冠則玄委貌其武則縞素端之冠則素委貌其武則玄此記所謂玄蓋縞冠玄武所謂縞蓋玄冠縞武也如是而後緦以飾之故曰委武玄縞而后緦集說從

鄭氏以委武皆爲冠卷非是故採山陰陸氏說補焉

甕甗筭衡實見間而后折入集說甕甗皆瓦器甕盛醢醢甗盛醴酒筭竹器以盛黍稷衡讀爲析以木爲之所以度舉甕甗之屬也見棺衣也言此甕甗筭衡實于見之外槨之內而后折入者折形如床而無足木爲之直者三橫者五窆事畢而後加之壙上以承抗席也

竊案此皆注疏語本無可疑但以見爲棺衣而不詳爲引証讀者終未易曉案旣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器也加見者器在見內也

又云藏苞筭於旁注云在見外也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大夫則有人器明器也陸氏德明曰見棺衣也賈氏曰見棺飾也飾則帷荒以帷荒加於柩棺柩不復見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其言頗著明又案山陰陸氏曰衡讀如字其析之橫者也以實見間非止此四物以此四物該之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集說禮當大斂小斂及啓攢之時君來弔則輟事而出拜之若它賓客至則不輟事待事畢乃即堂下之位而徧拜之故特舉此三節言之若士於大夫當事而大夫至則亦出拜之也

竊案應氏曰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韜於棺啓殯以載其柩皆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生者之痛莫此爲甚賓亦於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徧拜以謝之而致其哀也吳草廬曰應氏謂賓亦於是拜死者古無是禮也王巖黃氏云案吳氏所辯是古今禮一大變易處何也儀禮喪禮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曰君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及後凡祔賻儀皆大略放此又禮記此篇後章諸侯祔亦放此由此觀之古人弔賓之禮於生者只有慰問之辭於死者只有祔

賵之物及哭踊馮尸之節而已并無拜祭於死者之禮至於主人拜賓以謝其恩禮拜送以重其來辱亦惟自盡而已賓皆無荅拜之文此古禮之精意也蓋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賓之情於是爲至主人拜謝理所宜然喪事倥傯各欲自盡而已此何時耶而可交拜欵曲以成禮耶故凡非弔喪無不荅拜者獨喪拜不荅意在斯也此古禮之至也後世之禮一變大與古人相背故楊氏復曰今世俗弔賓來見几筵哭拜主人亦拜謂代亡者荅拜非禮也旣而賓弔主人又相與交拜亦非禮也此古今禮之大槩不同如此應氏乃謂賓於是三者

拜死者於禮果何據而云然耶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集說國君五日而殯自死至大斂凡七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之朝三也又明日之朝四也其日既小斂五也小斂明日之朝六也明日大斂時七也大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之朝二也明日之朝及小斂四也小斂之明日大斂五也士二日而殯凡三次踊者始死一也小斂時二也大斂時三也凡踊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乃踊婦人踊畢賓乃踊是婦人居主人與賓之中間故云居間也然記者固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

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泛感言也又所謂無數者不以每踊三跳爲三踊之限也

竊案集說皆用注疏語山陰陸氏云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而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不踊與三五七然後有間士三踊婦人居間言皆三無又間故也然則婦人居間若公七踊其二日甲一踊又二日乙一踊又二日甲一踊大夫放此

商祝鋪席乃斂集說商祝習知殷禮者專主斂事

竊案周禮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喪大記君將大斂商祝鋪絞紼衾衣則商祝固與大祝喪祝皆主斂事矣但以商祝爲習知殷禮者殷禮非時王之制何必用習知前代之禮者主斂事也儀禮士喪禮又有夏祝注亦以爲習知夏禮者則夏祝與商祝或周監于二代而兼存其禮亦未可知也然商與周官止有大祝小祝喪祝而無商祝

客使自下由路西集說自率也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車北轅畢贈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也

竊案鄭注云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孔疏引覲禮証馬爲下也四亞之謂馬四匹亞次路車也此集說所本也山陰陸氏謂客使牽馬者也自下自路西之前聘禮所謂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是也

孤降自阼階集說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

弔賓時耳

集說此條在弔者即位于門西節下

竊案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謂未踰年之君也公羊傳云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君其曰孤降自阼階則子踰年可知孤不名亦以此外客來弔亦容有既葬踰年而後至者耳集說謂平常

無弔賓時升降不由阼階恐非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集說言卿大夫以下有君喪而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竊案國有君喪不獨指卿大夫以下即諸侯亦然也故山陰陸氏云言諸侯有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設若衛靈公弔季康子而康子有君之喪應辭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四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五

納蘭

成德

雜記下

如三年之喪則既顙其練祥皆行集說既顙者既虞受服之時以葛經易要之麻經也顙草名無葛之鄉以顙代顙犬迥反

竊案此本鄭注初無可疑而大全反引山陰陸氏說以亂之不得不取吳臨川說一為辨正陸氏曰凡喪服皆麻練而葛蓋禪而後顙顙吉服也知然者以被顙黼衣錦尚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既顙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鄉

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然則既顙在禫之後明矣
吳氏曰案古字聲同者多借用縗麻之縗與單縗
之縗並通作顙鄭氏以顙爲代葛之縗是矣陸氏
以此爲單之縗而謂縗乃禫之吉服且引詩衣錦
尚綱儀禮被顙黼爲証詩之縗衣禮之顙黼皆婦
人之服加於正服之上以御道路之塵者至夫家
則脫去豈可指爲男子常服之吉服哉若欲言禫
後吉服何不言玄端而乃言顙乎陸農師于禮注
正抹甚多但時或好新尚奇以破鄭說而不自知
其失當也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
也次于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集說猶是
與祭者猶是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但居次于異
宮耳以吉凶不可同處也

竊案春秋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
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說者曰猶者可已之
辭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
者所以盡肅敬之誠于宗廟不繹者所以全始終
之恩于臣子今仲遂國卿也死而猶繹則失寵遇
大臣之禮矣夫君之于臣尚且不可聞其喪而繹
況大夫士于父母之喪反可既聞訃而猶與祭于
公平苟從此禮則是人君不以孝處其臣人臣不

以孝事其親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故玉巖黃氏以此節爲疑經而集說猶循舊注之誤聞之陸菊隱云案記云次于異宮則必不與祭矣但不敢即哭而歸俟君祭畢而後釋服出歸耳集說云不得不與祭大謬非正文誤也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集說至齒爲齊入口爲啐主人之酢齊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酢則齊之也衆賓兄弟啐之謂祭未受獻之時則啐之也

竊案集說本注疏無可疑者玉巖黃氏發明甚暢

采之如左其說曰此記喪祭之禮案古者喪禮禫而始飲醴酒今日小祥之祭主人受賓長之酢爵則齊之大祥受酢則啐之何也曰此又是一議論古人禮意絕與今人不同今人奠祭自始死便有獻爵古人皆無之自虞以前未葬也其禮爲奠只奠置所薦之物而已無獻酬醕酢等禮以始死哀至其禮質也及虞則謂之祭所以安神則有尸有獻酬醕酢等禮稍與吉祭相似所謂以虞易奠蓋殺哀變吉之漸禮遂稍文矣故虞祭之日尸酢主人主人飲卒爵則小祥大祥其受賓長之酢爵或齊而或啐之蓋信然矣所以然者疏云神惠爲重

受尸酢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爲輕受賓酢但齊之此義是也蓋既立尸以象神則不得不以神禮事之故尸酢而卒爵非以爲酒也以尊神也猶之既葬䟽食水飲不食菜果祥而食肉禮之正也若既葬而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雖梁肉不辟也非甘于肉也尊君父之命也夫明而人之尊者強之食則食而不敢違則幽而神之尊者酢之爵又敢拒而不受哉故不飲不食之至痛雖三年之經然或飲或食之隨宜亦一事之權蓋親之尊之皆人道之大故時有並行而不悖者在得其意然後可以觀于先王之禮也尸酢主人主人飲卒

爵見儀禮士虞禮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集說疏曰於夕爲期謂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祭期也朝服謂主人著朝服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旦祥祭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

竊案此引疏說是已而記者之意未能明也山陰陸氏曰嫌于夕爲期嘗朝服矣詰朝不復反喪服故云爾然則祥之日猶服練服及祭易之所謂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已又易之所謂大祥素縞麻衣是也此言最爲明著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集說疏曰

謂大祥後有來弔者雖不當祥祭縞冠之時主人必須著此祥服縞冠以受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後素縞麻衣之服也

竊案記未嘗言有來弔者鄭何以知爲喪事贈賵而來故山陰陸氏更引一說云親喪雖既祥猶有它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祥之服也然後反服然後反它喪之服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集說無解

竊案孔氏謂「大夫平常吉祭用少牢虞依常禮卒哭成吉事與祔廟二祭皆大並加一等用大牢

也下大夫吉祭用少牢虞祭降一等用特牲卒哭祔依常吉祭禮此即方氏位有上下故禮有隆殺之說也山陰陸氏謂士虞用特豕今下大夫之虞亦云特牲則容父爲士子爲下大夫其祭如此於上大夫言父爲大夫子下大夫言父爲士相備也此兩解者未知孰是姑並存之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輶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集說作車輪之人以其衰服之杖穿于車轂中而迴轉其輪鄙褻甚矣自後無爵者不得杖此記庶人廢禮之由也

竊案輪人賤者也不知喪禮故以杖關轂而輶輪

武叔正當曉戒以杖不可褻且可因此使人人知杖之當尊何至一舉而盡廢之使無爵者皆不得杖夫杖之爲制先王使無爵與非爲主而皆得杖所以輔病也教孝也今不教輪人以孝而乃禁人之爲孝毋乃與懲噎而廢食者同乎故輪人之不知禮其罪尚小武叔之廢杖其罪實大也且當時三家歌雍舞佾其褻禮之甚豈特以杖關轂輶輪而已哉而獨惜一輪人之褻杖不知務甚矣故記者特謹之以垂後鑒非僅以杖之由廢也

襲而后設冒也集說后字衍

竊案鄭注襲而設冒言后衍字爾集說取之然記

意謂未衣以前始死須沐浴此時未可設冒自既襲以後至小斂以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是以襲而后設冒后字語意從未襲以前生來初非衍字陸氏說得之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集說今案檀弓鄭注以拜而廢稽顙爲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爲周之喪拜疏云鄭知此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對言故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但殷之喪拜自斬衰至總麻皆拜而后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制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此章疏義與檀弓疏互看乃得其詳

竊案檀弓稽顙而后拜即周禮所謂凶拜此所謂喪拜也三年之喪用之檀弓拜而后稽顙即周禮所謂吉拜亦此所謂吉拜也期功以下之喪用之皆周禮也但周末禮廢人不知喪拜之儀有輕重之別故記者正之如此鄭氏以此與檀弓所云爲殷周喪拜無所經見未足信也又案檀弓言吾從其至與論語吾從衆吾從下吾從先進同進有先後皆以周之初終言麻冕與純拜下拜上亦皆以周時言何拜稽顙稽顙拜獨分殷周故馬氏深闢之集說猶信注疏何歟

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集說石梁王氏曰居喪而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

竊案居喪之禮有疾則飲酒食肉此受之而不食必非有疾者也王氏說非是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集說疏曰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如有五服之親喪而往哭不著己之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也不弔與往哭二者貴賤皆同之

竊案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則諸侯不應有諸親始死服今云服其服者孔氏云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也集說

未及援据踈矣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集說既葬大功者言已有大功之喪已葬也儀禮喪服傳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爲之齊衰不杖期此言期之喪正謂此也雖未葬亦可出弔此喪既葬受以大功之衰謂之功衰

竊案此本注疏爲說然以期喪功衰爲姑姊妹無主者則未別白也今引注疏以明之疏云經直云期喪鄭知爲姑姊妹無主者以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今此經期喪未葬已得弔人則知此期服

輕故知是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女未廟見反葬女氏之黨此姑姊妹已于它族成婦日久但夫既早死故殯在夫族此云功衰它本或云大功衰今案鄭注則此功衰還是姑姊妹無主之功衰不得別云大功也黃氏云有大字者誤也呂氏云功衰下脫一不字此謂卒哭之受服吳氏謂從孔疏其義爲長

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集說同鄉之人五十者始衰之年故隨主人反哭而四十者待土盈壙乃去

竊案玉巖黃氏曰四十者待盈坎非徒執紼以待

而已蓋爲之執紼以下棺及實土也故儀禮旣夕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注云謝其勤勞是也集說待土盈壙則是袖手旁觀全不事事也豈故人助喪之義乎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集說酪說文乳漿也

竊案鄭注酪酢載也釋文曰酪音洛酢七故反載才代反內則鄭注又以漿爲酢載孔疏謂與漿人六飲三曰漿之漿同是酪與漿一也旣非水漿亦不名乳漿酢亦作醋醋醖也此所謂酪與鹽相配與上水漿別應是醋類集說舍鄭注而取說文乳漿之云不知何謂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集說若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已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它所亦諱之也

竊案非宮中而諱母之諱非其側而諱妻之諱唯與從祖昆弟同名者則然似從祖昆弟之名重於母妻之諱矣其實不然吳幼清曰注云從父昆弟於父輕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者蓋已之從祖昆弟父之同祖昆之子也於父爲子行屬卑且疎父服小功其服輕父不爲諱故子亦不從諱若此從祖昆弟之名與母妻之親名同而相重則爲母妻之親諱而因爲之諱爾非正爲從

祖昆弟而諱

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集說孔子美之言知此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哉

竊案此本鄭注作孔子美其能用禮文山陰陸氏以爲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臨川吳氏申之曰喪禮有情有文誠於中者情也形於外者文也伯母叔母之疏衰期其文隆於大功矣然義服之情輕於骨肉故踊不絕地其哀淺也姑姊妹之大功九月其文殺於疏衰矣然骨肉之情重於義服故踊絕於地其哀深也知此二者則知哀之淺深由乎其中之情也豈由乎外之文矣哉陸說優於

鄭注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集說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

竊案鄭謂此蓋夏時禮故集說亦疑其制爲異代無所證據案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是天子用玉也雜記諸侯薨鄰國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用璧也左傳聲伯夢食瓊瑰懼不敢占吳伐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注謂瓊玉瑰珠食珠玉含象是大夫用珠玉也珠玉以玉爲珠士喪禮貝三實於筭是士用貝也今此記自天子至於士雖有九七五三之殊然皆用貝不知何謂鄭氏不得其說槩歸之夏

殷非也大戴又云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說苑又云天子含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各記所聞不能歸一然云大夫以珠以璣亦可補經傳所未備

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集說三患言爲學之君子

竊案臨川吳氏謂得學得行猶幼而學之之學壯而欲行之之行行謂見用於時得行其學也非行而至之行三患君子兼該有位無位之人與集說異愚謂學未有不兼知行者況聞既屬知則學當

兼行而弗能行之行自宜作行道濟時解矣吳說

較長

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集說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恥也

竊案此句注疏無解方氏謂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而退矣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謂是歟集說蓋同方氏愚謂鄙夫事君患得患失君子難進易退何有恥其既得而又失之者此句承上恥無其行來謂居位行道有初而鮮終也故君子恥之

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集說國有功役已與彼衆寡相等而彼之功績倍於己是不能作興率勵其下五恥也

竊案集說本注疏近是方氏亦云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逮則有廢功故衆寡均而倍焉謂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也陸菊隱謂此合上句乃君子庶富教之事上文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者恥其不能使民庶也禮所謂地廣大荒而不治士之辱也此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者恥其不如善治國者之能富教其民也所謂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者也如此解尤爲明切

孔子曰凶年則乘駕馬祀以下牲集說王制云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與此不同未詳集說于王制有云歲有

者之言雜記云凶年祀以下牲孔子之言也

竊案王制冢宰制國用祭用數之仂是豐年用豐年之仂凶年用凶年之仂乃一定之制故豐年不加於仂之外而至於奢凶年不略於仂之內而至於儉此云祭以下牲則人君自貶損之道宜然也易損而有孚二簋可用享非乎且所謂下牲者降於常祭一等耳如天子諸侯常祭用太牢凶荒則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爲下牲蓋猶

用本姓之下者也則與祭凶年不儉之文亦未甚刺謬集說以爲未詳何也

一國之人皆若狂集說若狂言飲酒醉甚無禮儀

竊案蜡有迎貓迎虎等事近於嬉戲故曰若狂非僅飲酒醉甚也

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集說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爲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

竊案孔疏民勤稼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久也此集說所本亦方氏所謂百日之蜡始於夫一日之澤終於冬也然以終歲勤動爲百

日之蜡終有可疑呂氏曰自秋成至於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脩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此說爲允

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集說此言獻子變禮用七月禘祭然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爲之蓋一時之事耳

竊案明堂位稱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之季夏即夏之孟夏建巳之月也此魯之正禮也春秋凡失禮者必書七月而禘非時失禮宜見於經然春秋所書惟有僖公八年秋七月禘

於太廟用致夫人一條是時獻子猶未得魯政也
蓋獻子之見經始於宣九年之如京師終於哀十
九年之卒自僖之八年至宣九年相去蓋二十五
年計其時尚少當時秉魯政者公子季友也則僖
七月之禘非獻子爲之可知矣其後宣公襄公時
獻子爲政又未有書七月禘者殊爲可疑豈因一
時之事後不沿習遂不書於冊乎鄭釋廢疾云宣
八年六月有事於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爲卿佐
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
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
見其得正也孔氏謂如鄭此言則獻子之時禘皆

非正因宣公禘爲得正故變文言有事以明餘禘
之不正也故餘禘不載於經惟譏於宣公得正之
禘也愚案此說與春秋非時皆書之例相違又鄭
答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是亦不
得其說從而爲之辭當闕疑爲是

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集說子男執璧非圭
也記者失之

竊案五等諸侯雖有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
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之分然統言之曰五瑞曰
五玉則圭亦似可以該璧也故聘禮兼五等諸侯
言而云賓襲執圭致命論語亦但言執圭是圭可

以兼璧也或曰論語執圭蓋指孔子執魯侯信圭聘於鄰國愚謂不然孔子仕魯時未嘗有出聘鄰國之事夾谷之會定公在焉諸侯相見親執圭以行禮孔子不過相其君而已則知論語所陳乃舉聘禮以詔當世耳誰謂不兼璧也哉又長樂陳氏曰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藻皆九寸問諸侯朱綠藻八寸蓋上言所以朝之玉下言以聘它國者也藻八寸則圭亦八寸可知故曰琢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子男執璧以朝以圭聘類今此言圭則子男聘類之玉也所謂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主公言之其餘以是為差此亦一

義

藻三采六等集說藉王者以韋衣板而藻畫朱白蒼三色為六行故曰藻三采六等也

竊案集說本鄭孔以藻為以韋衣板以藉玉非是長樂陳氏曰王之藉以纁而纁之長祇玉王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纁或作藻冕纁織絲為之則圭纁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韋為之亡據又案孔疏曰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纁三采六等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子男皆二采再就謂一采為一就其實采

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二采則四等又云塚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類聘此謂卿大夫二采共一就也天子五采五就則十等矣此條辨析甚明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五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六

納蘭

成德

喪大記

寢東首於北牖下集說案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或者北牖指此乎

竊案古人宮室有南牖無北牖士喪下篇云東首于北牖下是君不視之時病者恒在北牖下也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東首令君得以南面視之故鄭注云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為北牖下金仁山亦云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牖而南牖

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爲壁西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窻名謂之扉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今宮室之制惟南方有北牖北方有南牖無北牖然則牖依儀禮作墉爲是集說以屋漏爲北牖者鑿說也其義則李氏所云東首所以歸魂于陽北牖下所以反魄于陰使之各歸其真宅是已

屬續以俟絕氣集說續新綿也屬之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也

竊案此本注疏儀禮士喪禮注又云爲其氣微難節也信齋楊氏以爲二註相兼乃具

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

受之降自西北榮集說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大夫以下但前簷後簷而已翼在屋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履危立於高峻之處蓋屋之脊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冀魂自天而來一號於下冀魂自地而來一號於中冀魂自天地四方之間而來其辭則臯某復也臯長聲也三號畢乃捲斂此衣自前投而下司服者以篋受之復之小臣即自西北榮而下也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集說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言不以衣尸謂不用以襲也

竊案北面三號以求諸陰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

以衣尸若得魂而反之以合於魄則復生也復者降自西北榮不自東嫌虛下也凡此皆望復其生之意孝子不忍死其親迫切之至情也及復衣衣尸而尸不生則是不生矣於是而行死事浴尸而後則不更以復衣斂也長樂陳氏曰不以衣尸不以斂於文爲駢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浴而去之者也據陳氏說則不字爲衍上文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正爲以衣衣尸冀其魂之復魄耳馬氏反謂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不亦謬乎

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髻帶麻于房中集說髦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經

竊案此雖無可疑而未甚詳明長樂黃氏曰士喪禮云旣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則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髻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主人未襲經爾又喪服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愚案呂氏云婦人不俟男子襲經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髻而襲經也此說似優於禮疏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句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
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
婦汜拜衆賓於堂上集說君謂遭喪之嗣君也寄公
與國賓入弔固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
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謂不正向之也士有上
中下三等故共三拜大夫士皆先君之臣俱當服斬
今以小斂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
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則
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衆賓則士妻
也汜拜之而已亦旁拜之比也

竊案集說本皇氏但指國君遭喪拜賓之禮不兼

大夫士言故公大夫士士之妻句絕然攷上下文
皆主君以下并言而此獨指國君不惟於文既不
順而理亦不備矣案熊氏云大夫士拜卿大夫者
是卿大夫家自遭喪小斂後卿大夫於位士旁三
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斂
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并言
之者以大夫士家小斂後拜賓同故也孔氏云此
言大夫士之喪小斂後拜賓與上文未小斂時文
類其義踰於皇氏集說舍之而取皇謬也

管人汲集說管人主館舍者

竊案方氏云管人主管籥之人也井竈亦其所司

故使之汲水焉孔疏以爲主舍館者集說仍之非也

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集說君與士同用梁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

竊案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不同者鄭注蓋天子之士也孔疏若士喪禮云是諸侯之士今此云士沐梁故疑天子之士也集說又有士卑不嫌於僭上之說愚謂皆非也古者貴賤有等君與士雖尊卑濶絕無僭偏之嫌然五穀之中豈無次者可用而必用梁況天子之士僅尊於諸侯之士亦未可遂同於諸侯疑是記文之誤當以士喪禮爲正

又案稷雖爲五穀之長而味美莫如梁故古人曰膏粱此君用梁不同於大夫之用稷也孔疏以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謂稻粱卑於黍稷其云稻卑於黍稷是矣以梁卑於黍稷恐未盡然也

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集說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竊案鄭注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集說刪去一升但云二十四分升之一則米不及半合矣不知何據豈從王肅劉達滿手曰溢之說邪

小斂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

上大斂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集說陳衣與士喪禮不同舊說此爲天子之士

竊案鄭注士喪禮小斂陳衣于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蓋亦天子之士也孔疏君陳衣百稱者衣多故陳在庭爲榮顯案雜記篇注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言之北領謂尸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便也今案士喪禮陳衣與喪大記士陳衣雖有南領西上與西領北上西領南上

之不同然其爲三十稱一也恐未必有天子之士諸侯之士之分亦記者所聞之異耳若云君百稱者舉上公全數言之蓋以襲衣九稱則斂衣當九十稱故孔氏推而言之亦未敢信爲必然也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祔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集說君無祔謂悉用己衣不用它人祔送者大夫士盡用己衣然後用祔竊案士喪禮小斂之時但有祔者而無君祔至大斂陳衣而後云君祔祭服散衣庶祔凡三十稱則此記君無祔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當從熊氏胡氏之說矣熊氏曰小斂之時君無以衣祔大夫士

雖有不以斂至大斂則得用君祔廬陵胡氏曰此謂小斂君不以衣祔大夫士若大斂則君祔臨川吳氏雖以爲鑿然其說合於儀禮可信據也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集說大音泰胥音祝胥讀爲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喪事也周禮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故知當爲祝侍猶臨也

竊案此鄭氏說也以胥爲字之誤而改爲祝近似而非臨川吳氏曰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蓋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

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大祝之爵爲下大夫喪祝之爵爲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親蒞事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侯國之祝雖非四命之下大夫三命之上士等而殺之其命數大祝當降國卿一等衆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親斂衆胥二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檢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大夫之斂則大胥二人臨檢衆胥四人親斂士之斂則衆胥二人臨檢士之友四人自斂今案此說於本文不煩改字而於周官未嘗不符且於下凡斂者六

人之文巧合優於鄭注多矣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集說不言國事家事禮之經也既葬政入以下禮之權也弁經帶謂素弁加環經而帶則仍是要經也大夫士弁經則國君亦弁經也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堊室在中門外練後服漸輕可以謀國政謀家事也

竊案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書高宗諒陰三

年不言曾子問練不羣立不旅行又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葬也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據此諸文則先王喪禮於行立言動之間坊之嚴矣恐其忘哀趨利而禽獸之不若也今此記云既葬與人立則與練不羣立不旅行違矣既葬君言王事大夫士言公事則與三年不言者違矣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則與三年

不從政及既殯而致事既葬而致事卒哭而致事者又違矣先儒雖有無事不羣立旅行有事與人立之說又有既葬言王事公事爲禮之經卒哭服王事金革無辟爲禮之權之說總屬曲解徇末世失禮而爲之辭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集說從御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杜說近是蓋復寢乃復其平時婦人當御之寢耳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值當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也孔氏以下文不御於內爲證故從鄭說又案間傳言既祥復寢者謂大祥後復

殯宮之寢與此復寢異

竊案鄭注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孔疏杜預以禫而從御謂從政御職事鄭必爲御婦人者下文云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旣言不御於內故知此御是御婦人也又云士虞禮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故熊氏云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案間傳旣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不復宿殯宮明大祥後宿殯宮也愚案注疏之

說甚善集說必欲改之非矣孟獻子禫比御而不入亦謂御婦人但獻子賢者加人一等過於常禮故比次當御婦人而不入殯宮仍居黝垕之中也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集說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言大夫士爲國君喪之禮也此言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爲公也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者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待卒哭而反其所治也

竊案此記與雜記所言大夫士居君公之喪不同亦所問之各異鄭氏強生分別謂此公爲公士大夫有地者大夫士歸爲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集

說取而衍之似持之有故矣然終難信爲必然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集說君國君也大棺最在外屬在大棺之內槨又在屬之內是國君之棺三重也寸數以厚薄而言

竊案孟子謂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趙岐注云古者棺槨無厚薄尺寸之度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翬之飾有異朱子云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

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饒氏云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左傳趙簡子與鄭師戰于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辟即裨孔氏云大夫依禮無裨明簡子罰始無裨故鄭知當時大夫常禮用裨是時僭也檀弓孔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孔氏云是庶人之棺四寸據孟子所言則自天子至庶人棺槨俱七寸據喪大記與左傳檀弓所言又有八寸六寸四寸之棺槨爲尊卑貴賤之差未知何故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鐹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鐹士不綠集說疏曰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

四方綠繒貼四角鐹釘也用金釘以琢朱綠著棺也大夫四面玄四角綠士不綠者悉用玄也亦用大夫牛骨鐹又引石梁王氏云用牛骨爲釘不可從

竊案孔疏定本綠字皆作琢琢謂鐹琢朱繒貼著於棺也吳氏云定本近是蓋裏棺兼用綠色無義疏說分二色貼四邊貼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據若依定本以綠爲琢則朱玄句絕琢字屬下句士用玄裏棺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爲異爾且如此則又無牛骨爲釘之疑良可從也

君殯用輶櫨至于上畢塗屋集說君諸侯也輶盛柩之車也殯時以柩置輶上櫨猶叢也叢木於輶之四

面至于棺上畢盡也以泥盡塗之此櫨木似屋形故曰畢塗屋也此章以檀弓參之制度不同

竊案檀弓云天子之殯散塗龍輅以椁加斧于椁上此云畢塗屋其事參差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輅不得直云殯用輅若君據諸侯不得云櫨至于上畢塗屋其文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鄭云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而云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輅櫨木題奏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輅不畫龍櫨不題奏象椁其它亦如之集說直云諸侯恐未盡然

素錦褚加僞荒集說褚屋也僞音帷荒下用白錦爲

屋象宮室也加帷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

竊案鄭注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于其上孔疏僞字與帷聲相近于帷聲又相近因聲相近而誤作僞字或作于字故云聲之誤也此集說所取也愚以爲上旣云飾棺君龍帷黼荒矣何必又云加帷荒觀下文說大夫畫帷畫荒素錦褚不言加帷荒可見君於龍帷黼荒之外別有僞荒以加於褚上不同大夫矣但其制未聞意者似荒而非荒故曰僞荒乎君葬用輅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輅二綽

一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集說此章二輶字一國字注皆讀爲輶船音然以檀弓諸侯輶而設幃言之則諸侯殯得用輶豈葬不得用輶乎今讀大夫葬用輶與國字並作船音君葬用輶音春

竊案鄭注大夫廢輶此言輶非也輶當爲輶聲之誤也輶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輶車輶車尊卑之差也孔疏此明葬時在路尊卑載輶之車輶國皆當爲輶輶則蜃車在路載輶尊卑同用蜃車至窆時下棺天子殯用龍輶至壙去蜃車更載以龍輶以此約之諸侯殯以輶葬則用輶明矣若大夫惟

朝廟用輶殯則不用輶葬時亦無輶也士朝廟得用輶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輶軸愚謂注疏雖改字所以輶國同爲輶者蓋以聲形之輶轉而誤耳集說以諸侯之輶音春大夫之輶士之國車之國並作船音何其支離之甚也今案二輶一國皆當如字讀爲正蓋諸侯殯旣可用輶葬固可用輶矣大夫朝廟可用輶葬獨不可用輶乎至於士之卑賤不同於君大夫則但用國中輶車而已其尊卑之差君與大夫在碑綍之多寡羽茅之華質而不

在輶與輶之分別也

君裏樽虞筐大夫不裏樽士不虞筐集說疏曰盧氏

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不錄

竊案鄭云未聞孔因不錄盧氏之解雖得闕疑之意然亦拘矣今取吳幼清說補之云此蓋言君之樽有裏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裏樽而猶有虞筐也士則並虞筐亦無蓋裏樽如上君裏棺大夫裏棺之謂但未審用何物耳筐亦上八筐六筐四筐之類但所謂虞者又未知何說耳恨不獲盧氏解釋而讀之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卷第二十六

